

蔡吉功 小说作品

## 压水塔上的男人

1

那年初秋的一个早上，小刘很意外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他是临时接替回浙江探亲的父亲看管村委会的，并负责抽水工作。虽然我是村党支部书记，但是我知道如果没啥着急的事，小刘不会这么早给我打电话。

当时，我还躺着，一看来电显示急忙坐起来接听。小刘语速平稳，我心里就稳了神。电话大意是，他抓住个贼，我要是起床了就过来看看咋处理。

我问：“在哪儿发现的？”  
“在村委会。”  
“在压水塔上。我早上抽水时，他还在压水塔顶层睡着，这家伙说不定憋着什么坏水，还没使出来呢。”小刘自己下了判断。

“现在人在哪？”  
“在村委会。”

村委会离我家三百多米远，我起身往村委会走。清晨，路上湿漉漉的。大约五分钟后，我见到了那个人。那个人八十多岁，看上去精瘦健壮，脸庞黑红，须发全白，靠墙坐在凳子上。

小刘坐在办公桌旁靠门口的椅子上。

我拉出一把椅子对着那个人坐下，摸出盒烟递过去。他没有接，受到惊吓似的半个身子往外倚，眼睛转来转去，眼神有些迷离。

我抽出一支烟，点着，然后递给他。他接住，狠狠吸了两口，停顿一小会儿，才有少量的烟雾从鼻孔喷出。我笑了，把剩下的烟塞给他。

气氛缓和了点儿。那个人不再防备我，换了个舒服的坐姿。

我问：“你是哪个村的，怎么不回家住？”

“你大爷的。”他缺牙，说话漏风，吐字不清，还带着点儿奇怪的口音。当地属塞北，说话基本都是第一声的平调，外地人听不懂，本地人不喜欢。

我没听懂，又问了他一遍。他又说了遍“你大爷的”。

小刘笑了声。

我不急，细听，好像说的是村名。噢！我辨识出来了，他说的是“屿大地”，正是我们村的名字。

我往前凑凑，认真端详他，问：“你说你是屿大地的？身份证呢？我看看。”

他眼珠再次快速转动，显现出不知所措、傻呆呆的样子，让我一度怀疑他不是正常人。

小刘性急，上手翻他衣兜。

他没反抗，任由小刘从他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大小、红皮烫金字的小本本。小本上面的字迹部分笔画脱落，看不完整，写着人股分红什么的。我慢慢打开，手写的楷书，姓名：史佳文；住地：屿大地大队；时间：1973年。

果真是我们村曾经的村民。我和小刘对视了一下。小刘直摇头。

我认真地回忆起过往，搜寻老一辈人的一些信息。记忆中，好像是有家

姓史的，可史家的人早在三十年前全家就搬迁至刘家河村了。

这时，史佳文换了个坐姿。他两手交叉摞在肚子上，身体前后剧烈地摇动，口中发出奇怪的声音，类似于“呜呜噜”，很连贯。

我和小刘蹲下身，望着他，用手在他面前晃。

史佳文没什么反应，依然摇，依然一个劲儿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。

“这人脑子不太灵光。”小刘抢着说。

我制止小刘：“先别乱说。”猜到他可能饿了，我让小刘到超市买方便面、糖饼，还有豆腐干。见到食物，史佳文很听话。我对他说：“一会儿我把你送回去。”他啥也没说。

等史佳文吃完了，我和小刘决定先带着史佳文一起到压水塔去看看。

我不放心史佳文一个人留在村委会，他看起来脑子多少是有点问题的，他让我想起一个人——我三叔，当年他的病跟史佳文的病相似，犯病时可以整天说个不休，不犯病时和正常人一样。

压水塔坐落在村北，三面被大片农田包围，一面是几十户农家房舍，压水塔是多年前用政府扶持项目资金建起来的。

再次来到压水塔，史佳文顿时活泛起来，他甩开我俩，“噔噔噔”地沿着内梯爬上去，身手敏捷，如同小伙子。我和小刘惊奇地对望一眼，赶紧从后面追上去。

史佳文在压水塔顶层来回踱步，显得特别激动。

压水塔有两层。底层是机械设备，顶层两面有窗户，还有个巨大的水箱，水泥地上有一套旧衣物，几个喝空的纯净水瓶。

这时候的史佳文完全像个正常人。他能准确说出我爷爷的名字，说我爷爷有个别号，叫老全，红脸膛，一说话就笑，笑声像敲锣。

史佳文说得对，我爷爷有这个特点。

史佳文又说起村里其他人的趣事，基本上符合那些人的原貌。

在压水塔顶转了一会儿，史佳文又指指地面，说，这个地方当年盖着石头屋子，四堵墙开着大大的窗户。那些年，还没分田到户，庄稼临近成熟快收割时，为防止丢失和被盗，大队（现在的村委会）临时组织十几个人成立“秋收护卫队”，他和几个公认的正派、体格好、机警的年轻人年年在这守护庄稼，有时也得去追偷粮食的贼，真是难忘啊！

他这时完全像个邻居大爷，用普通人的思维，讲述着不算久远的往事。趁他兴致正浓，我问他怎么一个人跑出来的。

他说，前两天，他独自从刘家河村出来，走走逛逛，一路竟回到出生地——屿大地村。他白天在野地里逛，饿了挖几个土豆，摘几穗嫩玉米，拢堆火煮熟了吃。晚上没处去，就爬上压水塔睡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

醒来，外面的景物打开他尘封的记忆，很多往事在他心里复活。

2

往回走的道上，史佳文又恢复了之前迷惘的神情，弓着腰，木呆呆地跟在我和小刘后面。

小刘和我并排走，他悄声问我该怎么办？他指史佳文如何安置。

其实，早在压水塔上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我拨通了刘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岩的视频。

视频接通后，我简要述说了经过。刘岩边点头，边说，昨天村民史立的老婆说她二叔不知道去哪了，两三天没回家了，史立是史佳文的侄子，史佳文现在跟他侄媳一起过，他侄子史立常年在外边的工地做瓦工。

刘岩嗓门很大，又说史佳文除了偶尔犯病，没啥别的恶习。他是五保户，侄媳也孝顺，在村里生活得还不错。

视频通话的时候，史佳文就站在我身后，他警惕地左看看右看看。

我调整好角度，将史佳文拍进去。刘岩很确定地说，他就是史佳文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刘岩开车拉着史佳文的侄媳来到屿大地村。

刘家河村距我们村有二十多公里，史佳文的侄媳回来屿大地村，她问了些村里的事，想看看过去的老房子。

他们家房子后墙已全部坍塌，只余下房顶的几根主梁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房子。史佳文站在房前，看看去，不忍离去。

中午，我安排他们在我家吃了午饭，临走时，史佳文坐在车后排，频频回头，嘴里又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。

3

十多天后，史佳文再度回来了。这次他去没去过压水塔我不知道，探亲归来的老刘也没在压水塔见过他。自从上次史佳文爬上去后，小刘加固了木门，换了新锁。

史佳文是在傍晚突然出现在村委会门口的。当时我正趴在桌上写汇报材料，偶然一抬头，看到了他。

我吃了一惊，赶忙开门招呼他进来。史佳文的脸上、身上全是灰尘和汗渍。

也许是因为激动，也许是因为害怕，他站在地上，眼神凄然，嘴唇动着，说的话我仍然听不懂。

村委会今天就我一个人值班。我让他先坐下，又给他倒了杯水。我问了他几个问题，他都答非所问。

我走出村委会，在外面给史佳文侄媳打了个电话，没人接。

我又打给刘岩，电话很快接通了。我劈头盖脸冲刘岩嚷，一个史佳文都看不住，你这个支书是吃稀饭的？

刘岩被我一顿抢白也没吱声。等我气顺下来了，他才说明原因，刘岩笑着说，史佳文喜欢你们村呗。再说了，他一个大活人，迈开步子去哪，谁能看得住？

最后，我俩商量，今晚先让史佳文住下，明天我给他送回刘家河村。

我让老刘把村委会闲置的那间库房收拾出来，被褥是现成的，先让史佳文住下。

我打定主意，明天务必去趟刘家河村，实地看看史佳文的生活状态。他几次三番往我们村跑，说不定有啥隐情，只有事实弄清楚了，才能理智地解决问题。

史佳文昨晚吃得饱，睡得好。老刘说，晚上给他做的荞面给饅、猪头肉，两人还喝了点儿酒。

老刘说，这人看着也很正常呀！还跟我说起当年他和一帮娃子在大南山上站岗放哨、递送情报的事。

4

我开车送史佳文回刘家河村的途中，他像个小学生，规矩地坐着。我丢给他一盒烟。他烟瘾大，抽完第一根，紧接着第二根又噙在嘴上。

行程过半，史佳文在座位上扭来扭去，几次好像想说些什么。我放慢

车速，示意他随便说。

史佳文对我说出了他的想法，他想留在屿大地村。车轮压着水泥路面，发出唧唧的声音。我握紧方向盘，没吱声。

史佳文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开始前后摇动。

刘家河村西面有座水库，波光潋滟。

离刘家河村愈近，史佳文摇晃得越厉害，我不担心他会在车内磕伤，安全带已将他牢牢地固定在一个范围内。

到了刘家河村委会门口，刘岩和史佳文侄媳已经等在那了。史佳文侄媳抢前一步，脸有愧色，向我说着什么。我没听清楚，微笑着冲她招手。她将史佳文扶下车的当儿，刘岩将我拉进了村委会。

我坐不住，提出想看看史佳文生活的地方。

在去史佳文侄媳家的路上，刘岩说，史佳文侄媳爱玩牌，有时一玩就是一天，也不怎么管史佳文。史佳文跟村里人又不合群，时间久了也挺孤单压抑的。

我站住，说，他再压抑，也不能总住我们村跑吧？这要是出点儿什么意外，责任算谁的？

刘岩挠挠头，笑着说，咱俩再想想办法，坐在办公室全是问题，走出去全是解决办法。

我一本正经地说，你是这个村的村支书，办法应该你想。

他答应得很爽快，是，我们俩再想想办法。

是，你多想想办法。我纠正他说。他点头说，好。

我俩正说着话，刘岩说，到了。

四间砖房，房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，阔大的院内东西摆放零乱。屋内还算整洁，该有的家用电器一样不缺。刘岩说，史佳文侄媳的两个孩子全在县城读中学，平时不回来。

史佳文和他侄媳早就回家了，两人在房内争执着什么。见到我们后，史佳文侄媳立刻换成笑脸迎出来。

史佳文独居的房间，干净明亮，床上的被褥没有异味。一台旧收音机放在床头，我拧开，没有声音，摇晃几下，仍然发不出声。

史佳文侄媳略显尴尬，说，忘充电了。

总体而言，史佳文的生活还算不错。

我对史佳文说，别总往屿大地村跑了，你是属于这个村的人，听明白了吗？史佳文没言语，没说行还是不行。

史佳文侄媳倒是很痛快，当面应承下来，说下回一定要留住他。

她瞅瞅我，又望望刘岩。这回，刘岩板起了脸，大声说，有责任，你也是第一个，你是监护人。

史佳文侄媳讪笑着回道，支书这怎么还急眼呢？

我们谁也没注意到，我们三个人正说话时，史佳文突然往巷子里头跑。他的两条腿快速地倒换，带着风声。我们三个人顿时呆住，几乎同时跟在史佳文后面追，边撵边喊他，让他停下。巷子里头有个约摸五米多高的土台，上面有一棵梨树，树冠丰茂，亭亭如盖，伸展出数不清的枝条，结满梨子。

史佳文摘下几个梨子，兜在衣襟下摆，然后做了个奇怪的手势，他学着交警指挥交通的样子，右手朝前指，前方是出村的道路。

我们追得气喘吁吁，哭笑不得，仰头看着站在高处的史佳文。

史佳文指挥了一会儿，从土台上下来，走出巷子，把梨子倒在我的车后座上。我想对他些啥，他却不再看我，低着头朝家的方向急走。刘岩不禁感叹，好个倔强的老爷子。史佳文侄媳紧绷着脸，咬着嘴唇，在后面跟着走回院子。

出村时，我不经意间从后视镜看到，史佳文不知什么时候又站在土台上朝这边张望。

我希望这件事就这样圆满地完结，但刚才的一幕，让我隐隐担心起来。一路上我不得不认真思考，史佳文要是再跑到我们村，我该怎么办？

未完待续

青春里的记忆  
(外一首)

刘志云

长麻尽头的画像  
定格了年少的模样  
清澈的眼眸  
倒映成最初的梦想

在城市的喧嚣中  
我寻找着故土般  
宁静的角落  
孤独的青春已慢慢成熟

流浪的脚步  
丈量着故乡的距离  
写满对往昔的追忆

时光能否驻留  
在波光粼粼的梦境里  
让我与思念相拥

## 在夜晚行走

夜色笼罩的环湖路上  
银杏树下寂寞的身影  
深处正传来夜鸟的哀鸣

流水带走岁月的痕迹  
沉默是今夜的主题  
不知名的鸟  
在沉沉地鸣啼

那个赤脚的少年  
依旧在苇塘边徘徊  
寻找着回家的方向

回不去的故乡  
(外一首)

唐艳明

老屋门前的桂花树  
挡住了路灯的光亮  
也挡住了我的目光  
那年冬天

我在老屋寻找童年的故事  
突然，从房顶掉下一块  
残缺的瓦片，砸在头上

寒风吹过，树枝摇曳  
风景依旧，灯光将我的影子  
越拉越长  
直至村口小路的尽头

## 屋檐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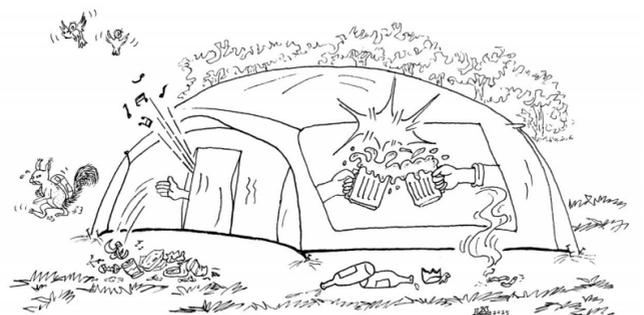
那一天，雨下得很大  
大家都站在屋檐下  
有的是躲雨的  
有的是看雨的  
还有的是看人的  
她站在我的旁边  
一袭飘飘长发  
如山边的乌云  
挡住了我的目光

好多年过去了  
我一直记得  
那一天，躲雨的事情

## 赤甲红

新闻漫画

第003期



“露”出文明 夏立新